

“郁孤台下清江水，中间多少行人泪”，因辛弃疾的《菩萨蛮·书江西造口壁》，赣州市的郁孤台名扬天下。

或许是感怀词人“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”的悲怆，或许是对章江、贡江合二为一形成赣江，一路向北经鄱阳湖注入长江的决绝，又或许是它名字里的“郁”和“孤”注定了的情感底色，从20世纪80年代末我毕业分配至赣州市区工作，我就认定郁孤台的郁然孤峙……三十多年过去，我从外地回到久别的郁孤台，见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：这里是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，是独具赣州市井风情的“宋潮街市坊”“客家艺术坊”，集历史人文体验、商旅餐饮、休闲娱乐于一体，店铺林立、人潮涌动，每每都是人间烟火气，处处都是网红打卡点，跻身江西省旅游景区客流量前三名，是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。阔别已久的赣州城，正以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巨大冲击，给我这个“老赣州人”带来惊喜。

赣州城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，其实在“新”与“旧”共存于一城的现状中就有了答案。章江与贡江把“旧城”包围，“新城”与“旧城”中间隔着章江，“旧”是传承、延续，“新”是发展、创新。“变”与“不变”，“新”与“旧”，其实就是赣州传承与发展的精彩之笔。

赣州城的“旧”，是它的历史积淀、文化底蕴。徜徉在赣州老城区，古城墙、古浮桥、八境台、郁孤台、慈云塔、龟角尾，随便哪一处景点或者古巷子、老建筑，总能搅动你的乡愁记忆。你可以在有着二千年历史的古城墙上，体会脚下江流奔涌，可以探究建成于北宋的福寿沟防洪排涝系统，感受它的神奇与不朽。福寿沟全长12.6公里，是集“通、集、运、滤、蓄、排”等功能于一体，具有现代海绵工程特色的排水系统，通过巧妙的设计和地势差，能够快速排水并防止江水倒灌，一直沿用至今，维护着赣州城千年不涝，古城无恙。

离赣州古城墙不远，就是赣州人念念不忘的标准钟。当年的老赣州人有一句口头禅：进了赣州城，必逛标准钟。标准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赣州最早落成的一幢西式建筑，位于阳明路、和平路、解放路交会处，方圆几里，都能聆听到它清脆悦耳的钟声。钟声悠扬之际，这座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六层钟楼，总能让你想起一些当年的往事。

红旗大道和标准钟建于同一时代，是一条自东向西横贯赣州老城区的双向八车道城市主干道。这是一条当年建设者们超前思维建成的宽阔街道，以其颇具特色的绿化闻名，被评为“江西省园林路”。六十多年过去了，红旗大道至今都不落伍，有人说可与南昌八

“小小鱼儿红了腮，上河又在下河来。上河去把灵芝采，下河去吃土青苔。”念着这首儿歌，仿佛来到了赣江——起源于石城的贡江，与起源于崇义的章江，在赣州龟尾角汇合成江西的母亲河赣江，由此一路向北，贯穿整个江西境内。

贡江章江，一东一西，夹着赣州古城。极具古人智慧的排水系统福寿沟，使得三面临水的赣州古城千年不涝。古老的宋城墙在贡江边，沿河而建。站在城墙上，向东远眺，对岸那一片土地，就是水东。穿过古城墙，出建春门。一座浮桥卧于水面，直达水东。八百多年历史的浮桥，像一位老者，佝偻着背匍匐在水面上，渡了无数人；更像一位智者，静静地注视着来来往过的客，默默地感受着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。

记得第一次到水东，我只有五六岁。那年小舅舅结婚，我们过东河大桥进城。小舅舅要用自行车带我，我打死也不肯。大家都笑我傻，有福都不知道享。俗话说，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，想必一个人的性格，在那个时段就已经基本成型。

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临水而居的人们，大多以渔业为生。外公在造船厂谋得一份差事，得以养家糊口。据说母亲小时候勤快，放学回来，把书包一扔，就开始织渔网。而大舅舅性子耿直，路见不平，会拔刀相助。小舅舅则沉稳，水性极好，能在水中抓鱼。一个猛子扎入水中，过了一会，远远

赣州城的「新」与「旧」

□曾真勇

一大道相媲美。

行走在赣州老城区，收获的是旧时的回忆，熟悉的味道。文清路上的生意经、尚书街的好滋味、灶儿巷的新美食、卫府里的烟火气、荷包塘的土特产，干净的道路街道、锃亮的石板小路，琳琅满目的商家店铺和热情好客的赣州人家，总会使你真切感受到故乡的美好与温暖。

而赣州城的“新”，则是新城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态势。我眼里的赣州新城，即章江新区、经开区、蓉江新区，这是一个让人惊艳不已的城市建设成就。昔日的农舍、池塘、荒坡之地，如今已是“十里洋场”，成为赣州市的行政、文化、体育、商业、金融、贸易中心，是赣州城市发展的核心区和活力区。这里有万象城、九方荟、万达广场，第五大道、中创国际城、水游城综合体……俨然是一座新兴大城市。

市的架构，潮男潮女们穿梭在摩天大楼之间，乐此不疲。这里还有赣州城市中央公园、赣州长征广场、章江南岸滨江公园、赣州历史文化与城市建设博物馆、赣州自然博物馆，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

更让人惊叹的，不是新城区的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、霓虹闪烁，而是它的高架路。赣州新城区目前已开通了迎宾高架路、东江源高架路、赣南高架路，基本实现了对中心城区的全覆盖。有人说，赣州高架快速路系统，在三线城市中处于第一位。在我眼里，赣州这座城市从产业布局到城建规划，处处显示出不平凡，体现出不一般的大局观和前瞻性，是名副其实的省城副中心城市。短短十几年，一座从无到有的新城拔地而起，带给人们的是无比的震撼，不仅我这个曾经的“赣州人”大为惊叹，就连许多一直住在赣州的朋友，也会在新城区里“找不着北”，开车去哪都要打开导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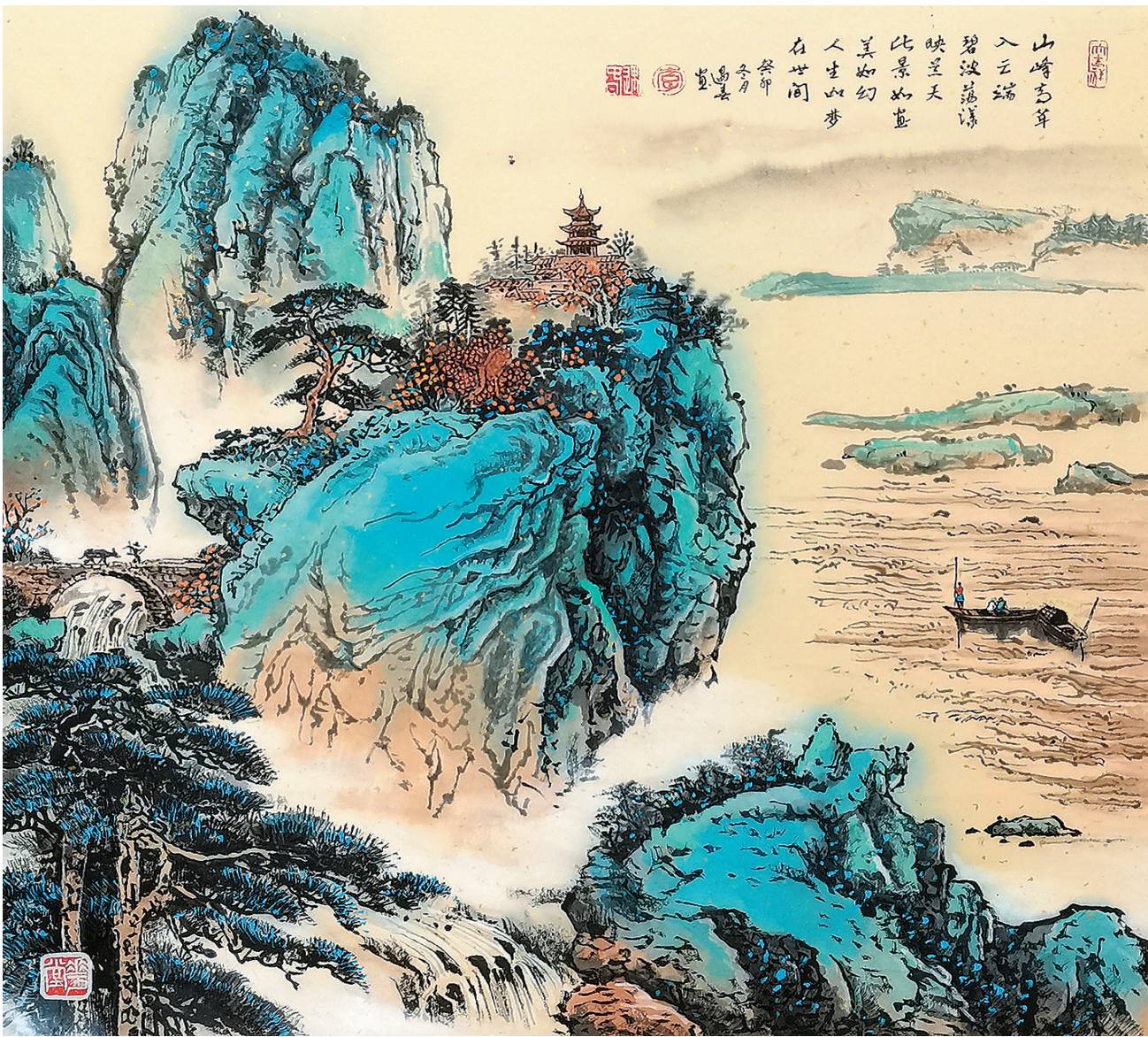
赣州，正以惊人的发展态势，继续着它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，保持着它的“新”与“旧”。赣州的“新”与“旧”隔着章江遥相呼应、深情守望。“旧”是古韵，是缄默、深沉的，是静；“新”是新潮，是热闹、青春的，是动。动静之间，赣州城魅力十足，让人欢欣，教人憧憬。“新”“旧”和谐共存，共同发展，让我分明看到了赣州的美好未来。

“忽有故人心上过，回首山河已是秋。”这些年来，每次走进或者离开赣州，这两句诗总会不由自主地钻进我的脑海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和赣州这座城的缘分吧，赣州城的“新”“旧”之道，始终在心里挥之不去，让我魂牵梦萦。

的水面露出一个圆圆的脑袋。

鱼，成为河边人家的主要食材。人们天天吃，变着花样吃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每天不重样。有一次，在南昌家中请客吃饭，母亲做了一碗鱼饼上桌，客人硬说是油炸豆腐，可一吃到嘴里，顿时哑了口，满脸狐疑，不知道是啥。客人不知道赣南人细腻，在一番“精耕细作”之后，鱼饼早已脱胎换骨——外表金黄，饱含汤汁，入口即化，口感极佳，而鱼味又极其隐秘，他如何识得？母亲心灵手巧，再简单的食材，也能做出可口的美味。味蕾是有记忆的，母亲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会跟着人一辈子的，永远也忘不了。

我永远记得，那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我和三哥急匆匆跨过浮桥赶往水东，整个河面上似乎只有我们俩。冬春之交，寒气逼人，冰凉的河风吹得人瑟瑟发抖。此刻，大舅舅鼻出血昏迷不醒，正躺在老屋的厅堂里，大张着嘴，只有出气没有进气，艰难地同这个世界告别。家人们在他耳边大声地告诉他：“南昌的外甥来了。”他似乎听懂了，眼角流出一滴眼泪。令人唏嘘的是，多年以后，母亲离世时，竟和大舅舅一般模样。母亲醒过来一次，睁开眼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没吓着你吧？”可怜的母亲，即将离世心里想的还是她的孩子。回想起这些，心中不禁喟叹：“离家南又北，归来室已空。塘深孕新藕，径小通远方。月升老屋后，桥浮水中央。往来人如寄，唯有衣留香。”



山峰高耸入云端

李遇春 作

芳邻

□古溪仁

我和妻子在深圳避寒过冬快两个月了。替我看管赣州老窝的春江，在微信里发了两张照片给我，说：“你家阳台上的兰花开了！”我说：“那不是兰花，是朱顶红哦。”于是，春江就发了一张掩面而笑的表情图。坐在旁边的妻子见状，马上拨通春江夫人玉蓉的微信语音通话，亲热地聊了半个小时。末了，玉蓉说：“大哥大嫂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们想你们了。”

春江、玉蓉夫妇，是我曾经的同事，且都比我小十多岁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们一起参加单位的集资建房，又一起分在五楼，成了对门邻居。在装修房子的日子里，热心的春江，多次带我去选购材料，帮我定制入户铁门和杂物间的铁门，甚至连灶台怎么砌、阳台怎么封闭，他都替我操着心。当我们搬进新房子的那天，他们送来了精心选购的铁木砧板、鍍花筷子篓、多功能手动刷菜擦丝切片器。好邻居的日子就这样拉开了帷幕。

个子高挑的春江，是退役军人。军人的血性与心细如丝的个性，在他身上完美地融合在一起。对妻儿，他体贴入微；对年长的我们，他关爱有加。

那时，我的两个孩子都在北京上大学，家里就我和妻子两个人。于是，心灵手巧的玉蓉做了好吃的东西，常常让丈夫端一碗过来给我们分享。春江去出差，常常带点小礼物回来送我们，有时是一条裤子，有时是一件短袖衬衫，有时是一盒特色糕点，有时是一盏微型灭蚊灯，有时是一只电视机遥控器保护套。有一次，春江和玉蓉去逛街，发现有位木匠的鞋柜打得不错，便定制了两个，一个自用，一个给我。

平日子里，春江跟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：“有事就敲我家的门。”于是，我家热水器坏了，水龙头漏水了，空调机出故障了，电闸开关的保险丝熔断了，一敲他家的门，他就过来帮我处理。倘是他也修不好，便打电话叫外面的师傅上门服务。前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十点多钟，我家卫生间洗手盆上的金属软管突然爆裂，自来水成线状往外喷射。春江听见敲门声后，立即过来问明情况，赶紧下楼关掉我家的进水闸阀，然后带着备

今年春节假期，我在一家饭店见习了一把“打荷”，时间整整一个星期。

打荷，是干什么的？根据餐饮业的专业解释，打荷，是酒楼饭店厨房的一种岗位，主要负责将砧板切好配好的菜料传递、分派给炒锅师傅，辅助炉灶厨师进行菜肴烹调前的预制加工，如菜料的上浆、挂糊、腌制，清汤、毛汤的吊制，餐盘准备、盘饰、菜肴装盘，辅助炉灶厨师进行各种调味汁的配制等。简单地说，打荷，就是厨师的助手。

这家饭店位于赣州老城，是一家十年老店，曾在2019年举行的章贡文旅节中被评为“十大特色餐饮商家”，一到节假日，往往一位难求。正月初三开门迎客，清早8点，人员已全部到岗。既为“见习”，我自然没那么专业，能做的，就是根据前厅传来的上菜信息，把切配备好的菜料传递到炒锅师傅旁边，并将出锅的菜品端至传菜口。

那天，11时刚过，对讲机里传来呼叫：“厨房，大厅10台酒席准备上菜。”

“战斗终于打响了。”初次上岗的我，心里难免紧张起来，三十多张桌台，也就是三百多人的饭菜，几乎要在一个小时内上完，我不禁为厨房的伙计们捏了把汗。

站在头锅位置的厨师长，拿起对讲机回答：“收到。”他接着大声宣布：“酒席准备启菜！蒸锅预备出场！”

我的工作也正式开始了。站在荷台旁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不仅要耳听八方，努力听清楚每一道指令，还要眼观六路，不断往返于备料架

用的软管和修理工具来到我家，一直捣鼓到子夜才结束。翌日早晨，他又过来察看昨夜安装的软管会不会渗水，螺帽有没有拧紧。当他发现莲蓬头花洒上那根塑料软管因老化而有水珠渗出时，便去买来一根金属软管给我换上。

大约是从2007年开始，我和妻子几乎每年都在北京或是深圳的女儿家过年。细心的春江，每年都要买回两个同样的大福字，贴一个在我的入户门上。17年了，他一直乐此不疲地做着这件事。

最难忘的是那年夏天，我们两家发生了一件令人后怕的事情。可恶的窃贼，趁我们都上班去了，溜上五楼，撬开了我们两家入户门上方的圆形不锈钢管，企图入室行窃。幸亏我们都反锁了大门，窃贼的图谋才未能得逞。那天中午，下班回家的我们看到入户门被破坏的情景，都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。

办事雷厉风行的春江，当天下午便找到为我们定制入户门的老板，让他在两家入户门的内侧焊上一块厚钢板，然后又里里外外喷上暗黄色的油漆。几天后，春江说我们两家的入户门锁都是A级锁芯，防盗性能差，便又一块换上防盗性能强的B级锁芯门锁。

屈指算算，我与春江、玉蓉夫妇相邻而居已27年了。睡不着的静夜里，我常常扪心自

千年宋城烟火气

□肖福生

与荷台之间，不断为炒锅师傅输送“弹药”。

“战斗”已进入白热化阶段。勺子与铁锅碰撞发出的叮当声、厨师丢开菜料盆子的咣当声、排风机的呼呼声、水龙头放水的哗哗声、斩骨砍肉的沙沙声、对讲机里的呼叫声、厨师长与各个岗位人员交流的话语音……仿佛剧烈的枪炮声，撞击着我的耳膜。蒸柜里冲出的水汽、炒锅里飘出的油烟、热锅里蹿出的火焰，有如硝烟，在厨房里飘来荡去。我夹紧脚指头，让脚底牢牢抓住湿滑的地板，快速地周旋于各

问：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，我并未给他们特别的帮助和关照，仅仅因为我们有缘成为邻居，仅仅因为我的年龄比他们大，他们便对我与妻子以大哥大嫂相称，年复一年地享受着他们真诚的关心和帮助。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？

苦思冥想中，一句话忽然点醒了我。古人云：“百善孝为先”。在所有的善行美德中，孝敬父母是第一位的。很难想象，一个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，他能爱国、爱家、爱别人么？春江之所以是一个好党员、好干部、好丈夫、好父亲、好邻居，他首先是一个大孝子。他同妻子悉心侍奉岳父的美德，感动了院子里所有的人。

玉蓉有五兄妹，她排行老四。母亲去世后，耄耋之年的父亲便跟她说：“我走不动了，哪里都不去了，我就住到你家里。”那时，春江下了岗，玉蓉内退在家，夫妇俩商量后，对待奉老人作了大致的分工：春江负责给岳父洗澡、穿衣、穿鞋、理发、刮胡子，修剪指甲与脚指甲，搀扶岳父上卫生间，兼带每天早晨为岳父蒸一碗红枣枸杞鸡蛋羹，每天下午为岳父榨一杯鲜果汁。玉蓉则负责采购和烹饪适合父亲吃的食物。父亲的牙齿没剩几颗，已无咀嚼功能，玉蓉便把各种蔬菜切得很细很碎，把猪肉、牛肉剁成肉馅，隔三差五地去农贸市场或超市里购买骨头少或是无骨头的鲑鱼、鲈鱼、甲鱼、三文鱼，还有草鱼的鱼肚，蒸得烂熟给父亲吃。天气晴好的日子，年近花甲的春江，常常架着岳父缓缓下楼，在院子里散步、晒太阳，或者用轮椅推着他去贡江边看看风景，逛逛花鸟市场。回来时，他几乎是抱着岳父爬上五楼，每次都累得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。

整整6年，2190个日日夜，春江和玉蓉就这样无微不至地侍奉着九十多岁的老人。2021年早春时节，老人突发重病，生命垂危，虽经医院全力救治，仍是回天乏术，他在弥留之际，用微弱的声音，不住地喃喃着：“春江……春江……春……江……”老人家要走了，他对春江这个难得的贤婿，实在是念念不忘、依依难舍啊！

都说好人有好报，好人一生平安。我把这个祝福，送给我的芳邻春江和玉蓉夫妇。

个厨师身后的荷台与出菜口之间。

中午12时许，我抽空瞥了一眼厨房外的景象。只见大厅已是座无虚席，人声鼎沸。三个传菜生推着餐车，在桌台、包厢与传菜口间快速往返。看着厨房里忙碌有序的情景，看着厨房外客如云来，感觉浓浓的烟火气又回到了我们身边。龙年春节，一扫近年疫情的阴霾，处处呈现出“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”的热闹景象。

从各种媒体可知，春节期间，全国各地文化活动丰富多彩，居民出游热情高涨，节日氛围浓厚。在千年宋城赣州，由“宋潮不夜城”打造的新春活动，吸引了周边省、市、县的120多万游客前来共度佳节。其间，灯光秀、飞天秀，画面壮丽、舞蹈唯美。街巷间，红火鱼灯亮起，游客们穿宋服，仿佛穿越到繁华的大宋，感受新年专属的人间烟火气。

蜂拥而至的游客带火了赣州的文旅业。在饭店里，不时可邂逅带着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南昌口音的游客，他们或举家出动，或三五好友相邀，来到赣州游玩。“请问还有饭吃吗？”年后连续几天，时近晚上10时，仍有客人上门询问。无奈我们那时均已人困马乏，只好带着十分的歉意告诉客人：“对不起，我们要打烊了。”据江西省文旅厅公布的数据，甲辰龙年春节假期，赣州累计接待游客820余万人次，接待量排名居全省第一，累计实现旅游收入64.6亿元。

和我见习“打荷”的饭店一样，赣州大小酒楼食肆春节期间生意兴隆，他们为客人们奉献出一场场餐桌盛宴，而文旅部门上演的一道道精神大餐，又让古城赣州的烟火气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。



灵雀戏梅 周文静 摄